

书香伴我岁月美

飞鸟

软你心怀的冷漠。

每当拿起一本书,轻轻地打开书页,淡雅的芳香就会幽幽飘来。读着精灵般的文字,灵魂开始澄净安详,开始低吟浅唱,温暖和力量,充满了胸怀。生命有了书籍相伴,才丰美典雅,美丽无比。

书如挚友,相对而坐,慢慢倾谈,说家长里短的琐事,说说生活的感悟,说说生命的成长,甚至探讨个哲学问题。茶香馥郁,相谈甚欢。书如智者,娓娓道来,语重心长,甚至当头棒喝。驱散你心里的阴霾,震撼你心头的麻木,柔

了,还整天读书有什么用?我不知道如何回答。读书能给我的内心带来喜悦和满足。后来我去建筑工地打工,在休工的时候,和工友们一起去繁华的大街闲逛。他们多去看琳琅满目的橱柜,花枝招展的女人,我却四处寻觅书摊,选买喜欢的书。书已经成了我生命里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这么多年来,因为有书相伴,我对生活很少有抱怨,与人为善快快乐乐地生活着。生活中很多的光怪陆离不能诱惑我,很多的错位惶惑不能扰乱我,我

心灵宁静,淡泊自然,平平凡凡地活着。虽无大富大贵,但自得其乐。远离了香烟缭绕,远离了酒桌假面,远离了赌桌较技,远离了虚伪浮夸,远离了勾心斗角,亲近着书,亲近着真实,亲近着高贵,亲近着幸福。

我喜欢读纸质书。一本新书到手,欣赏完封面的设计,再徐徐打开,幽幽清香迎面扑来,一个个精美的文字灵动飞舞,我瞬间进入到一个神奇美妙的世界。

书香伴我,岁月静美。

路灯下的广场舞

路非凡

每天晚上八点,路灯一亮,张老三家门前就热闹起来了。这几年时兴广场舞,城里大街小巷到处都在跳,这不,这股风也刮到了俺村庄。

张老三的女儿在县城读高中的时候,他的老婆为了照顾着方便,就在学校附近租了间房子,又在超市找了份工作。平时女儿功课忙,她下了班闲着没啥事做,就到公园里学跳广场舞。

现在女儿考上了大学,张老三的老婆也回家来了,在城里每天跳舞跳习惯了,这回来家一跳就响,没抓没挠的,浑身都不自在。憋了几天,她终于憋不住了,就让张老三到城里买了音箱,在自家门口开始跳了起来。

音箱一响,还真就有效果,招来了不少人。看人来的差不多了,张老三的老婆关了音箱,走到大伙中间说:“我在城里时,人家那的大姑娘小媳妇一吃完晚饭都出来跳舞,既能锻炼身体又打发了时间,老美了。我想在咱村里组织一班人跳广场舞,不知大伙乐意不?有意愿跳的就来我这报个名,以后每天晚上路灯一亮咱就开始,好不好?”“哎呀,这感情好嘞,可比打麻将强多了!”张老三老婆的话一落,人们就开始议论起来了。

张老三老婆也没说,打开音箱,走到路中间跳了起来,跳完一曲,她招呼大伙:“来吧,别犹豫了,来来来,我教你们。”有几个爱说爱笑年轻活泼的妇女走了过去,嘻嘻哈哈地跟着跳了起来,还有些扭捏害羞的人也推推搡搡地站到了后边。老头老太太拿个马扎坐在一边,有的还跟着拍子摇头晃脑,好不热闹。

沙颖文艺



木子 摄

刘迅甫《农民工之歌》外文版出版发行

本报讯(记者 孙智)日前,《农民工之歌》唱出国门——刘迅甫纪实诗《农民工之歌》英、法、西文版出版发行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中宣部原常务副部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总编辑徐惟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第十一届全国政协常委、解放军总装备部政委(中将)、中华诗词学会顾问李栋恒,中国作家协会原党组成员、中华诗词学会名誉会长郑伯农,中宣部出版局副局长张凡,中国诗歌学会名誉会长张同吾等出席新闻发布会。

《农民工之歌》是周口籍著名诗人、书画艺术家刘迅甫历经 20 年风雨,呕心沥

血创作的一部纪实组诗。这是一部关注社会热点、反映当代中国核心问题的作品,被誉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史诗。五洲传播出版社肩负着对外介绍当代中国、传播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使命,出版社被刘迅甫对农民工的真情所打动,组织有关专家将《农民工之歌》翻译成英、法、西文,在国内外出版发行。全诗分为开篇曲、打工篇、留守篇、乡恋篇、开拓篇五个部分,由 30 首既独立成篇又有机联系的诗歌组成。《农民工之歌》以宏大的叙事气度,纪实的表现手法,回顾了农民工的昨天,记述了农民工的今天,展望了农民工的明天。组诗

充分展现了乡村与城市发展的差异现状,再现了农民工群体与现代城市文明的融合,全方位揭示了农民工奉献与担当过程中的幸福与欢乐,辛酸与无奈,泪痕与伤痛,寄托与希望……深情讴歌了农民工在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呈现出的不屈不挠的进取精神,深刻解读了现时背景下中华民族的心路历程和当代中国农民工的生存状况。作品充溢着深沉的大爱与昂扬的格调,通篇贯穿着对人性的尊重与理解,对理想的执着与赞美,对奉献的坚守与讴歌,对公平的呼唤与渴望,对未来的期待与向往,充满着时代气息和昂扬向上的格调。

文艺动态

泥屋西边有口井

阿慧

出水,还有可能塌井。我没走,老奶也没走,队长也没撵我俩。他可能认为我太小,还算不上女人,老奶奶太老,也称不上女人了。

那井挖到一人深时,队长让人从太平车上抬下带有钻头的铁杆子,竖起来直直地戳进井坑里。钻头上方有螺旋的厚铁片,还有一个装土的锥形铁锅子,几个男劳力在地面支起一个三角木架子,六个壮汉奋力推动绑在铁家伙上的大木杠子,步调一致,号子也一致。“嗨哟!嗨哟!嗨哟……”浑厚的声音在风中滚动,阳光停歇在他们额头和裸露的肩膀上,每一粒汗珠都是一颗炫目的小太阳。螺旋钻头旋转着挖到深处,铁锅子里装满了泥土,几个汉子用力拉动铁杆子上的吊链,泥土拌着浑浊的泥水稀里哗啦被拉上来,一锅一锅翻到地面。奶奶听到井下钻土的嘶嘶声,她说,可怜呐,地疼啊。有水从地底下冒出来,一股一股的。队长说,出水了!奶奶说,出血了。我探头朝深处看,很像血,淤泥黑红的汤水,浑浊得很。风在井口走一圈,又从井底旋上来,扑到我脸上,我闻到一股湿黏、阴凉的土腥气。

浇了两次庄稼地,井水就清了。小毛驴拉着绞水车,绕着井口转磨磨,哗啦啦一圈,哗啦啦又一圈,清粼粼的井水,沿着水渠子哗啦啦流向田间去了。井水走到哪里,我就跟到哪里,就会听到一片不小的欢腾。活泼的水头,伸长尖圆的舌头,刚舔一下泛着细小裂纹的地皮,地就激动地哽咽了一声,还没等它再哽咽,井水就像奶汁一样,迅速填满了它起皱的大嘴。我听见土地喝奶的声音,我感到了饥渴,蹲下来捧一捧来喝。一入口,我打了个激灵,是那种清冽的甜,是那种阴柔的滑,从喉咙滑下去,我的胃痛一路欢唱。更欢呼的还是刚发芽的玉米苗,水头还没挨近玉米根,玉米苗就倾斜了身子,那柔长的叶片,是它渴望的手臂。水来了,玉米苗甩开长叶子舞蹈,把趴在叶面上的红壳瓢虫,甩得惊慌失措。

浇过地的井水活了,就像年轻的母亲,奶过自己孩子的丰润。两年里,我常常端着饭碗去西边看井,从小泥屋到井台边,碗里的饭还是热乎乎的。我将这几十米的距

离,踩成一条尺子般的白路。移栽在井台边的两棵大柳树长得茂盛,投下两大片青绿的树荫,我一走近,就感受了井的清凉,汗毛一下子收紧了。一看,我家的母鸡也在,一只在潮湿的井边刨土,两只在草丛里捉虫,三只鸡都唧唧咯咯,鸡嗉子鼓鼓地侧歪着。没等我在柳树下坐定,两只花尾巴鸭子也来了,在滚烫的白路上,它俩摇晃着肥硕的大屁股,边走边呱呱地叫。

好像说,咋不叫上我们呢?鸭子不跟母鸡抢吃虫子,它吃井边湿润的草,伸出圆头剪刀似的扁嘴儿,拧吃鲜嫩的草叶。我发现,井台边的草要比别处长得旺盛,种类很多,开出的花色也多,引来的蜜蜂、蝴蝶也很多。鸭子比母鸡胆大,拧几口青草,就跑到井口照镜子,还冲井水叫,呱呱呱。只是叫,它们始终没敢下去游泳。

我丢下空碗看井水,井水还是那么多。几天前,连日的车水浇地并没有减低水位,井水该是多少还是多少。井水幽幽的、荧荧的,托住几片青黄的柳树叶,拍打着梦一般的蓝光。有那么一刻,我在这蓝光里看见了城里妈妈的眼睛。我喊:“妈唉!井答:唉……”

我在当天晚上,却听到井的另一种声音。那时,天刚刚黑下了,鸡和鸭都上窝了,院子里静悄悄的。吱呀一声,风把紧闭的木门吹开了。我颤颤巍巍地跑过去关,刚摸到门把,就听到西边咕咚一声,沉闷的落水声中,掺杂一声短促的惊叫。我惊出一身冷汗,拽上正在刷锅的奶奶,拿上手电筒就出门了。祖孙俩的脚步,在无人的旷野走得歪歪扭扭。夜风把玉米叶摆弄出一片暗响,手电颤动的光亮里,小虫子不断跳过来,抱上我们抖动的脚。

井口被人蹬掉一块青砖,光柱下一个新鲜的豁口,我们祖孙俩的心脏,也像被人划了一个大口子。草丛里,一个兰花的小包袱,水井里,一声惊魂的呻吟。幽深的水井里,手电光照射一个人的头顶,这比我们想象的要好,我们的呼吸顿时有了节奏。那人扬起湿淋淋的头,瞬间,两眼发出的光亮在悸动。是个年轻的女子,她寡白着一张瘦脸,额头上粘两片枯黄的柳树叶,十指抠进井壁的砖缝,一只黑壳昆虫在手面爬来爬去。她用力压制自己的颤抖,似乎不敢发出

西边的井水声,一头白嘴头白肚皮的驴正在埋头拉水车,哗啦啦,一圈又一圈。

盼望着盼望着,麦子熟了

王雪奇

布谷鸟在村头开始歌唱

男女老少一齐上场
机声隆隆,代替了飞舞的镰刀
一个个劳动者却还是那样
挥洒着的汗水像一条河
在脊背上哗啦流淌
丰收的希望在联合收割机上
突突突地歌唱
白胖白胖的麦粒把农民的梦
圆得鼓绷绷的

可别忘了
可别忘了这麦粒
是咱老百姓的希望
是咱家中的当家口粮
一粒饭香
饱含一粒辛苦
嚼一口
想起了父老乡亲和爹娘
咽下去

想起了祖祖辈辈
在这块土地上
挥洒汗水、播种希望
辛辛苦苦把咱来养
麦子熟了
弯弯的镰刀在诗行挥舞
农谚变成了美好回忆
它让我们品味着甜蜜的生活
来之不易
我又想到黄土地长出的希望
我又闻到了麦香
我和麦子的情愫
这辈子也不会忘

遥想麦收

王伟

麦熟一晌

豆古的经验还在父辈的
意识中薪传
六月的阳光和鸟声
最后一次掠过麦子的头顶
所有的芒刺便变得
坚硬而锋利
一年一度地灼痛农人
惊喜的双眸

我的父兄们熟练地从墙上
取下蛰伏已久的镰刀
在磨刀石上精心地擦拭着
他们的渴望

然后虔诚地聚在麦田

风中麦穗翻作跳动的音符
银镰如月 拨动
铜色的琴弦

奏千年悠悠古歌
历史在这里
一次次回望

农生动生的收获姿势
让我们远离饥荒

深夜,一只蟋蟀在鸣叫(外一首)

卞彬

夏日的夜晚

宁静 像望不到尽头的湖面
没有一丝涟漪
偶有几声狗吠
像鸣鸟掠过水面 倏又远去

我得小心翼翼
任何一种声响
都有可能
关掉这种鸣声
欢快的歌唱

曲折
温馨
如乡间的小路
童年从这里走来
如明净的烛火
照亮往事

在这夏日的夜晚
所有的门窗都洞开着
我全身赤裸
如一尾光滑而自由的鱼
畅游在诗歌的水草间

此刻 风不会来
雨不会来
我看不见独钓寒江雪的那人
他把钓竿
从唐朝伸了过来

八里沟

路雨

从停车场到瀑布

没有人去丈量过它的距离
最后一场雪融化之后
春天的脚步
已经跟近了南太行
山岩和巨石冰冷的面孔
开始露出了丝丝暖意
小草拱出了稚嫩的脑袋
蹲在枝头的小鸟
突然张开了翅膀
和枝头的嫩芽
做出欲飞的姿势
步道旁稀疏零落
沉默了一冬的桃树
跟随游人的脚步
听着山水流动的音韵
释放出了压抑已久的热情
远远近近的峰峦沟壑
一点点
像展开的宣纸上滴落的颜色
慢慢洇开
油绿油绿
一洞流动的溪水
清澈透明
能让人看到
水草中游动呼吸的鱼
映出瓦蓝瓦蓝的天
羊群一样游走的云
和成群结队的游人
载着满山清脆的鸟鸣
从南太行尚未遮严
半裸的身躯里
蜿蜒而出